

如果唐僧拥有扫地僧的实力会对整个西游有什么影响？

「出家人，要讲究以理服人。」

师父说着，一拳打爆了五行山。

我是悟空。

祖师说，这个名字，是要我体味四大皆空。

我不服，也不懂。

五指山压了我五百年，可我始终坚信，生灵有大小便的自由，无论地点在哪。

看到师父一拳把五指山打成真空后，我悟了。

我至今都记得我们的初见。

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早上，五行山一如既往的沉重，我挠着耳朵，看到远方来了个扛白马的和尚。

五行山是如来的法印，无坚可摧，无物可破，想要放我出来，唯有揭下如来的法旨。

我刚要说这件事，就见他单手锤碎了五行山。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事了，我们走吧。」

师父是个和尚，来自东土大唐。

师父喜欢读书，最喜欢读《山海经》，因为这本书记载了很多异兽的口味。

师父也要写一本书，记录自己遇到的一切，他准备把这本书叫作《大唐西域记》。

于是师父西行。

师父是个路痴，这意味着他并非全程都走在大唐的西域，不过这没关系，师父遇到的部族，每一个都同意并入大唐的西域。

西域的国王都很通情达理，听说师父是唐皇的把兄弟后，都会马上表达对大唐的仰慕与臣服。

这时师父就会把禅杖从他们太阳穴上拿下来，一起愉快地订盟。

听师父说，他有个朋友叫王玄策。

师父很强，每天要做一万五千六百斤的卧推，所谓一万五千六百斤，是指金箍棒上挂着行李，白龙马，八戒沙僧和我。

听师父说，他曾在江南留下一门用来搬山的武学，名叫大威天龙。

师父很帅。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如果你想不出他的容貌，那你可以想象高长恭，慕容垂或者亚瑟·潘德拉贡。

相貌给师父带来了很多困扰。

路过女儿国时，国王对师父表白。「圣僧，我要给你生猴子」。

不知为何，听了这句话师父立刻看我，好像在脑补很复杂的故事。

作为大师兄，我需要经常守夜，防止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并在关键时刻抢救出行李，白龙马，八戒和沙僧。

没错，抢救名单没有师父，因为他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师父梦游。

容易梦中杀人。

当年留宿五庄观，师父梦游打了一套伏虎拳。

镇元子大仙归来时，只见到仿佛被狂风扫过的一片废墟，还有院子里睡得正香的光头和尚。

和尚倒提着人参果树。

· (西行路)

「师父，你当初为什么下凡啊？」

「当然是为了普度众生啊。」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下凡的呢？」

「当年在灵山的时候，世尊拈花微笑，迦叶也冲着世尊笑，我寻思自己作为二弟子，这时候肯定得说点什么。」

「师父你说了什么？」

「笑你大爷。」

「然后佛祖就准你下凡了？」

「然后佛祖就送我下凡了。」

刚过波月洞，我们就被拦住了。

「这次拦下您，是请您解决一件影响三界安危的大事。」

年轻鬼差面容严肃。

「唐长老，您听说过《生死簿》吗？」

「生死簿与其说是一份判决，不如说是一套体系。一旦现世中生灵的命运被改变，生死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生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的，不同生物的因果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最终关联着所有生灵的命运。也正是因此，生死簿是一个严密的数据系统。」

「所以生死簿是绝对不能出错的。」

「这也是仙人不能轻易下凡的原因。因为仙人本身拥有的强大力量，仙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地上生灵的命运，由于蝴蝶效应的影响，仙人胡乱行动甚至能引起轮回体系的崩溃！」

「至于佛祖扔.....送唐长老下凡，」鬼差默默转身，虔诚地向西拜了拜，站起来继续说：「虽然我们有所准备，但您和弟子们的西行依然使系统出现了问题。」

八戒举手提问。

「像生死簿这种级别的系统，按照天庭条例通常都会有备份的吧，系统出问题回档一下不就好了？」

年轻鬼差点点头。

「本来确实是有备份的，但是，五百年前地府主服务器遭到了可怕的攻击，不但丢失了很多重要的数据，甚至连生死簿本身都被损坏了。」

奇怪，谁能破坏地府的生死簿？

诶，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年轻鬼差面露无奈。

「大圣，您还记得自己五百年前干过什么吗？」

哈哈，今天天气真好。

鬼差扶额，「装失忆不能解决问题的。」

听了这话，沙僧吹着口哨左右张望，八戒拿出钉耙，很和蔼地靠在鬼差的太阳穴上。

「难道是真的失忆了？」

这时候，师父突然举手。

「可是这段时间悟空很克制啊，不光是他，悟能和悟净也一样。他们连走路都是我扛着走的，我挑着担，我扛着马，上面还有徒弟仨，出现问题我都是想办法自己摆平，尽量不让徒弟帮忙。」

鬼差深沉地叹了口气。

「唐长老，您觉得自己像普通人吗？」

鬼差说着取出一个小法器，激发之后，向水面投射出清晰的图像。

「这是您在五行山那一拳，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制造了大量的金刚，就是后世被称作钻石的东西，直接改变了东胜神洲缺乏高品质金刚的资源状况，这样一来，一千一百年后的戴比尔斯集团就无法垄断金刚开采，最终会导致南瞻部洲多个城市的经济崩溃啊！」

鬼差说着又换了张图片。

「这是您在观音禅院那一拳，黑熊精本来应该追随观音大士去南海的，可您一拳把他打出了心理阴影，毛都吓白了一半，结果他改名阿宝连夜跑去青城山了啊。」

鬼差说着又换了张图片。

「这是您在波月洞那一拳，奎木狼现出本体都没能接下，现在他名义上被罚替老君烧火，实际上躺在老君的急救病房啊！本体星辰都被您打裂了啊！奎木狼是白虎七宿之首，没有他星象系统会出大乱子的啊！」

「这是您在.....」

「这是您在.....」

「这是您在.....」

年轻鬼差拽下帽子，露出发际线严重后移的头顶。

「求求您走慢一点，等我们修完 BUG 再走吧，即便是鬼也需要休息的啊。」

· (四圣禅)

大佬体验生活的时候，最烦的就是某些不识趣的家伙点破他们的身份。

八戒就是那个不识趣的家伙。

就在刚刚，我看到观音菩萨以凡人的装扮出现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然后用眼神向我传达了复杂的信息：「虽然你能认出我但是我要你不认出我如果你非要认出我那小心我打的你再也认不出我。」

就在我点点头准备装不知道的时候，八戒冲到前面挥手。

「欸，这不是菩萨吗？」

于是八戒就被吊起来了。

观音菩萨微笑着引我们进入庭院，沙僧去后院喂马，师父和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聊天，我陪黎明山老母喝茶。

八戒倒吊着充当背景。

黎明山老母看了看檐上的八戒，轻笑道：「小伙子很漂亮啊。」

倒吊着的八戒努力点头。

盏茶过后，八戒被放了下来，而后向黎明山老母深深揖礼。

「我心中有大迷惑，还请先祖解惑。敢问先祖，您觉得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

黎山老母，或者说女娲大神微笑。

「神和人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孩子啊。」

· (真假界)

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猴子。

唯一的不同，是他有一双毫无感情的金色眼眸。

那猴子看着我，淡漠开口。

「你难道不知道吗？天庭真正期待的，是我。」

说着他伸手掬水，竟从水中捧起一轮真实的月亮。

明月倒悬。

那猴子轻轻叹息。

「原来你真的忘了。好一个法不传六耳，菩提误我多矣。」

那猴子舒展身体，展现出横贯天地的巨大法相。

如神灵俯视九天，发出对整个世界的宏愿。

「我若脱困，众生皆得自由！」

· (小雷音)

面前是宏伟的宫殿群。

群山苍翠，宝殿高悬，佛音缭绕，金光冲天，当中一幅牌匾，上书小雷音寺四个大字。

师父眯起眼睛。

「悟空，还没到雷音寺吧？」

「没到。」

师父撸起袖子。

「悟空悟净悟能，随我打击盗版。」

走进大殿，有罗汉诵经，贤者齐聚，佛光普照，宝相庄严。

有罗汉开口。

「见了我佛，何不下拜？」

「你是假的。」师父平静地看着罗汉。

罗汉双手合十，「出家人不打诳语。」

「我说你是假的」，师父直视罗汉的眼睛，「你未得证罗汉，这里也不是灵山。」

「我若不是罗汉，何来金刚之体？你不相信，我便证明给你看。」

那罗汉以手击胸，而后当即愣住。

罗汉之手，竟从胸口穿了过去。

罗汉胸中，空无一物。

「不可能！」那罗汉惊恐地大叫：「这里明明是西天极乐！我明明已经到了西天极乐！」

伴随着罗汉的惊叫，整个小雷音寺随风剥落，遍地金砖，佛光宝殿，都不过是修为构造的幻象，如今幻象消失，小雷音寺也现出本来面目。

万丈高阁，实为残砖破瓦；罗汉贤者，尽化野鬼孤魂。

百千鬼魂围绕着一座莲台，莲台正中，青年僧人盘膝而坐，双目朦胧，仿佛在做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师父皱紧眉头。

「黄眉？你不是弥勒坐下童子吗？下凡来这里做什么？」

黄眉睁开眼睛，嗓音哀伤而空灵。

「这场梦，本可以不必醒来。」

师父眯起眼睛。

「梦就是梦，永远也无法成真。」

黄眉惨然一笑。

「真与假，很重要吗？你说梦境不能成真，那你知不知道镇元子想做什么？那你知不知道人参果又是什么？」

百鬼恸哭，黄眉定定地看着师父。

「你毁了他们的一切。」

师父拍了拍黄眉的肩膀。

「送他们去来生吧。」

黄眉捧腹大笑，像是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事情。

「来生？哈.....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黄眉指着师父，手舞足蹈，状若癫狂。

「来生？这些人哪还有什么来生？」

黄眉跳到沙僧面前大笑：「死人！」

黄眉又跑到八戒面前，「也是个将死之人！」

黄眉看向小雷音寺的残垣断壁，伏地大哭：「全是死人啊！」

一阵哭哭笑笑过后，黄眉怪颓然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喃喃自语。

「人间人间，若是没有了人，还算什么人间。西牛贺州.....已经没有人了啊。」

· (三魂论)

小雷音寺的幻象破碎，黄眉自癫狂中恢复清醒，临别之前，师父还想问些问题，黄眉却什么都不肯说，只愿独自东行，孤身一人，执拗而萧索。

「神仙会怎么处理情感？」师父突然发问。

「神仙不处理情感。」沙僧回答。

不只师父，就连我都有些迷惑。

沙僧解释道：「神灵无情，是修行本身所决定的。」

「修行？」

「没错。」沙僧说着在空中划出三条线。

「但凡生灵，皆有三魂。

最上的，是天魂，追求绝对的完美与永恒，由天魂主导，便被称作神性。

最下的，是地魂，追求绝对的自由与利己，由地魂主导，便被称为兽性。

介于天魂与地魂之间，主导个体的，则是命魂。」

「所谓修行，便是以命魂接近天魂的过程，越是修行，神性就会越强，最终完全碾压兽性，断绝凡俗间的情欲，爱恨，恩怨，直到失去对一切世间情感的感知，以绝对规律看待世界，便能真正接近整个世界的力量本源。」

「我倒不这么认为。」

八戒懒洋洋地插话，「封神之路，并不只有断情绝欲这一条。你看人家二郎显圣真君，不断情不绝欲不是一样修成了执法天神？说到杨戬，沉香那小子正月剪头你们知道吗？你们说杨戬是不是也剪过，这一脉怎么总跟舅舅过不去……」八戒滔滔不绝。

眼见话题要往奇怪的方向转变，师父紧急转移话题。

「话说，八戒是因为什么下凡的？」

「因为我爱发明。」

八戒也不在意话题被打断，在金箍棒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慢慢讲起自己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刘彦昌那事吧？那小子做梦和三圣母相爱，梦境中被三圣母看见，最后还真在一起了。」八戒越说越精神。

「我听说这事后，就小小地研究了一下梦境相关的法术，还真研究出不少成果，我能在梦中自己控制剧情，甚至能进入别人的梦境。我跟你们说，在梦境这个领域，整个天庭我都是数一数二的。」

师父忍不住发问：「我记得你是因为调戏嫦娥被贬的，你不会用法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八戒露出羞愤的神情。

「我研究出了梦里聊天的法术，就每天晚上找嫦娥聊天，时间一久.....就.....想着表白嘛。结果那天喝的有点高.....」

「我梦游了。」

八戒痛苦地双手抱头。

「那天本该在梦里去广寒宫的，但.....喝高了嘛.....有点不认路。再加上当时对梦境控制的也不是很成熟，有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我又没注意到自己梦游。」

我就在现实中.....出门了。

然后就一边喊着嫦娥嫦娥我爱你，一边绕凌霄殿跑圈，一路上撞飞了好几个巡查灵官，又冲进老君的兜率宫，把金银二童子当成嫦娥表白，对着他俩说了一堆肉麻的情话，最后还把老君的灵芝菜当成定情信物带走了。」

八戒痛苦地捂脸。

「后来我被巡查灵官抓住，知道自己那天干了什么之后……」

「当时我就觉得，这天庭我是待不下去了。」

全场寂静。

八戒叹了口气继续说。

「后来，金银二童子就下凡了，老君都拦不住，听说俩孩子心理创伤挺严重的，就是咱们在平顶山遇到的金角银角……」

师父捂脸，强行转移换题。

「悟净又是因为什么下凡的？」

沙僧深沉地叹了口气。

「玉帝开会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个杯子。」

「摔个杯子就罚这么重？」

「杯子里藏着五百刀斧手。」

· (火焰山)

面前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山。

「您就是大圣请来的救兵？」

狐耳的少女满脸期待。

「我就是猴子请来的逗比。」

奎木狼随着话音现身，而后猛抽自己的脸。

面前是高挑的狐妖少女，提着绯色的连鞘长刀，粉发披肩，长长的狐狸耳朵轻轻摆动。

这就是玉面狐狸？

「我是牛魔王大人的助手，负责天庭对火焰山地区的环境监控。叫我樱就好了。」少女恭谨施礼，而后指向火焰山中的巨大身影。

「火焰山再次爆发，牛魔王大人已经现出本体堵了上去，但即便是牛魔王大人也快要坚持不住了。」

奎木狼看向少女手指的方向，而后神色大变。

「哪个王八蛋把离火往凡间倒的！」

话音刚落，一道金刚镯正中奎木狼的脑袋。

捂着脑袋的奎木狼选了个离师父最远的位置，开始讲火焰山的由来。

所谓离火，是老君八卦炉中未能充分燃烧的火焰，用人间的说法，就是铀，镭，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未充分反应的状态。

「当年大圣打碎八卦炉，一部分离火落入凡间，始终未灭，就形成了现在的火焰山。」

这么危险的东西天庭一直都没处理？

小狐狸也表示，牛魔王向天庭打了很多次报告。

「问题不在于大圣打翻了八卦炉，而在于某人摔碎了琉璃盏啊！」

奎木狼苦恼地挠头。

「那不就是个杯子吗？」

「如果只是个杯子，卷帘怎么会被贬下凡？」

所谓琉璃盏，是天庭的最终决战兵器。

不同的维度构成了我们生存的世界，而琉璃盏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可以凭空抹去维度，让整个世界降维。

当天庭遇到足以毁灭三界的大敌时，琉璃盏会被摔碎，通过八卦炉系统向天道传达一道指令——降维洪荒，让天地重归混沌！

这是天庭最后的手段。

也正是因此，这个指令是不可逆的。

奎木狼苦笑。

「某种意义上说，大圣救了所有人，若不是他先前打破了八卦炉，摔碎琉璃盏的信号当时就会被广播到诸天万界，而后便是

遍布三界的大灭绝。」

但正是因为八卦炉不能维修，离火这种事根本传不到天庭。

既然我们到了火焰山，这件事总归是要解决的。

可在场并没人拥有处理离火的经验。

离火伤不了我，但我也灭不了它。

奎木狼表示自己曾经可以镇压离火，如果没被师父锤那一拳的话。

小狐狸表示自己所修是外道六法，连靠近离火都做不到。

八戒表示自己靠近离火很快就会看起来很好吃。

听了很久的师父发问。

「不管是你们说的离火，还是原子核什么，我只确认一件事——只要让它们一次性烧完就可以了，对吧？」

奎木狼点点头。

「理论上是这样，但正常环境下离火可以烧上百万年，除非有超过八卦炉的超高温高压环境，才能引发离火的一次性反应。」

「交给我。」

师父起身，高高跃向空中。

「一切皆有法，如梦幻泡影.....」

伴随着轻盈的禅唱，高空中的师父猛地向下挥拳，巨大的拳罡极速向下，刹那间爆出无数朵音爆云。

「如露亦如电.....」

师父第二拳直接砸在了第一拳的拳罡之上，两拳相加，拳罡电芒四溢，尾部浮现出七彩的虹光。

「应作如是观！」

第三拳砸下。

火焰山升腾起贯穿天地的蘑菇云。

• (狮驼岭)

狮驼城前，金翅大鹏张开羽翼，正欲高飞。

师父兴奋地挥手。

「大德儿，大德儿是你吗？」

大鹏鸟啪叽一声拍在地上。

「大德儿是我兄弟啊！我们当年可是一起撒尿和泥的交情！」

师父向我们介绍金翅大鹏鸟。

隋唐之交，不少神仙妖怪都下凡过，金翅大鹏鸟也去了一圈，托生为唐高祖三子李玄霸，手拿一对八瓣梅花亮银锤，专打神仙转世。

李玄霸，字大德。（注：大鹏鸟化身李玄霸并非作者杜撰，小说隋唐演义，评书《说唐》都有这一设定。）

大鹏鸟化成人形，满脸无奈，将师父和我们迎进狮驼城，摆酒开宴，叫来青狮白象相陪。

师父当年一直有一事不解，就是天下无敌的李玄霸为什么会突然被雷击而死，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亲自问出。

「话说你当年怎么会遭雷劈？」

「往事不堪回首。」

大鹏鸟一脸唏嘘。

大鹏转向八戒，问道：「秦琼还好吧？」

八戒点头，宾主尽欢。

觥筹交错间，我感觉头脑有些恍惚，揉了揉眼睛，而后瞬间清醒。

我看到了狮驼城的真相。

满城皆白骨。

人骨堆叠，尸体交织，死相无不惨烈。我们所站所坐所处的，
赫然是人间地狱般的惨烈景象。

我把视觉共享给所有人。

师父的声音瞬间冷了下来。

「大德，即便是朋友，我也要问你，吃人是怎么回事？」

「满城的人骨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伪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大鹏鸟打着哈哈，「在乎这个干什么？来，喝酒喝酒。」

师父严肃起来。

「我必须在乎这个。」

熟悉师父风格的我知道，师父又准备以理服人了。

我掏出金箍棒准备帮忙。

「悟空，这是我的事情。」

师父不再收束自身的气势。

仅仅一眼，青狮就变得和沙僧一个发型。

「悟空，带其他人出去，我在这和大德单独聊聊。」

「今天，我要把他打到和师尊一个头型！」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师父单手拎着死鸡一样的大鹏鸟出来。

「服不服？」

「不服！」

鼻青脸肿的大鹏鸟输人不输阵。

师父微笑。

「悟空啊，为师在长安读过一本书，上面说鹰到了中年，想要恢复青春就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蜕变：主动击碎鹰喙，把指甲一个一个的断掉，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光，经历五个月的等待，最终让这些部位长出新器官，恢复青春，变得更强。

为师对这个故事呢，一直抱有一些生物学上的疑虑。

今天让我们来做个实验，把大鹏鸟的牙，羽毛，和爪子都拔掉，看看他会不会变得更强。

悟能，去烧一锅开水，我们先从褪毛开始。」

「玄哥我错了。」

大鹏鸟跪得非常干脆。

师父眯起眼睛。

「现在说说杀人的事吧。你虽凶暴，但还没有嗜杀到一个不留的地步。」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姓陈的，你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鹏鸟神色复杂地看着师父，迟疑良久才问出了这就话。

说着大鹏鸟伸开双手，掌心是数不清的人类灵魂。

「数百年来，所有死在狮驼岭的灵魂，都在我这里了。」

让他们直面那件事，还不如去恨我，起码死在我手里还有最后一丝转世的可能，要挺过那件事，灵魂必须足够坚韧，死前的执念必须强烈，对我的恨意越高，在将来就越有希望活下来。」

「我是洪荒种，终究要为这天地留几条命。」

师父眯起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金翅大鹏鸟定定地看着师父的眼睛，沉默良久，最后叹了口气。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去问灵山吧，到了就一切都明白了。」

· (他山石)

又做梦了。

梦中的我高坐云端，凭栏远眺，望断三洲。

我看到北俱芦洲刀兵相向，南瞻部洲饥馑交加，名为黑死病的瘟疫横扫西牛贺洲。

这是什么？

「灭世前兆，三灾劫。」

不知何时，那只梦中的猴子与我并排站立。

「北俱芦洲为刀兵灾，时人为非法，互相残害也。」

西牛贺州为疾疫灾，时流行疾疫，遇之命终也。」

南瞻部洲为饥馑灾，时天怒不雨，饥馑杀命也。」

那猴子嗓音沉郁，像是在讲述历史或者预言。

「你到底是谁？」我忍不住发问。

「想不到，命魂主导的我竟会优柔寡断到这个地步，你可以叫我，六耳猕猴。」

那猴子看着我，目光古井无波。

「我是谁？我是你的天魂和地魂，卷帘那家伙应该给你解释过三魂之前的区别了吧？」

「不过我也不准备等下去了。你以为卷帘就那么好心给你讲故事？不过是用知识制造一个放我出来的契机罢了。菩提你以为赤子之心就能困住我了么？人性之善？真是世上最弱不禁风的东西。

真好，金蝉子那个蠢货居然会让你自己暂时修养，真好，你居然会回花果山，真好，金蝉子那个蠢货居然没有跟来，你放心，金蝉子绝不来不了，我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至于我要做什么？」

六耳猕猴说到最后，突然抬起头来，露出森然的利齿。

「当然是，吃了你啊！」

· (人间路)

水帘洞前，沙僧拦在八戒。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接近大圣。」

八戒在沉默中拔出兵器。

师兄弟兵刃相向。

水帘洞内，一道流光浮现。

「解决了？」六耳猕猴心不在焉。

「解决了。」八戒微笑，身旁是沉沉睡去的沙僧。

「早说过梦境法术天庭我为第一，师弟怎么就不信呢？」

「废物！」

六耳面无表情地提起兵器。

八戒对六耳。

六耳挥棒劈下，八戒挺兵相接，不过一次交击，八戒便虎口崩裂，双腕鲜血流淌。

八戒太勉强了。

六耳猕猴毕竟是我的一部分，纵使不完整，也不是八戒可以抗衡的。

六耳猕猴漠然地望着八戒。

「你三魂无力，七魄不精，神念虚浮，灵力松散，没一个地方像样，就凭你也想和我同台较量吗？」

八戒剧烈喘息，将兵器重新挺起。

「你说的没错，现在的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师兄只是被你暂时压制，只要一时半刻不能将大师兄炼化，失败的就会是你吧？

我要做的，也只是拦你这一时半刻而已。」

「拦我？」六耳猕猴目露讥讽，「就凭你这头猪么？」

八戒换了口气，看向比自己强大千万倍的六耳猕猴。

「猪当然不行，但，天蓬能做到。」

八戒伸手捏诀。

「请天蓬元帅上身！」

星河缭乱，神光如浩荡暴雨，以戴罪之身滞留凡间的八戒，竟要强行融合仙界的天蓬法身。

仙光冲北斗。

云端有神灵怒斥：「天蓬你敢！」

广寒宫传出惊呼：「天蓬不要！」

有声音苦苦相劝：「取回神位，你就再无法回归天庭！」

北天门外，真武大帝轻轻叹息，终究还是任由神光掠过天门。

八戒恢复天蓬本相。

斧钺在前，长剑居侧，玄冠在顶，战甲如银。

女娲大神说的没错，八戒的真正面貌，神俊无双。

天河汹涌。

「燃烧神格的我，还是有资格和大圣打一阵的。」

「疯子！你就是个疯子！」六耳猕猴眼中充满不敢置，「就为了拦我片刻，你就连神位都不要了？你知不知道最多再过百年，没了神位等于去死！」

「知道啊。」

天蓬微笑，满身流淌起金色仙光。

「可我是，天蓬元帅啊。」

天河倒挂，长缨漫卷星辰。

六耳怒极反笑。

「燃烧神格又能如何，我杀你一样易如反掌！」

「如果再加上我呢？」

刹那间星移斗转，漫天金羽覆盖天地，迎向六耳的，是一双搏龙杀蛟的利爪。

金翅大鹏雕。

「还有我们。」

无数道仙光自高天垂落，计都星，青龙，土福星君，雷声普化天尊，八臂哪吒，白虎星官，黑煞神.....

那是与大鹏同期下凡的无数神灵。

诸仙垂落，凡身随之显现。

金蝉子，罗成，宇文成都，裴元庆，杨林，单雄信，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李玄霸.....

仙光辉映，天人相合，正是这些人，共同组成了隋唐之交的浩荡大世。

「还有我东胜神洲！」

「还有我东土大唐！」

· (天荒解)

大圣是天地间最后一块补天石，最接近纯粹神性。我们试图.....再造一个盘古大神。

过了通天河就是灵山。

越接近灵山，沙僧就越沉默，就在走到灵山脚下的前一刻，沙僧突然找到我，不再叫我大师兄，而是叫我大圣。

「大圣，有些事我需要告诉你。」

「你那场大闹天宫，是被计划好的。」

「大圣是天地间最后一块补天石，最接近纯粹神性。我们试图.....再造一个盘古大神。

天地是不完美的。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生灵在增加，天地间最初的那股力量在减少。寻常的生灵还没有感到危机，但监测整个洪荒的天庭感受得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消耗了大道本身。

天庭想重新开天辟地，让大圣，重新成为那个一。

让天地洪荒，重新开始。

当年盘古大神便是持斧劈开混沌，才有了如今的天地。

天庭的目标，便是由大圣踏碎凌霄，击碎世间的一切规则之后，演化混沌，再一次开天辟地。

大圣的一切是被计划好的，作为天地初开时的存在，大圣有望重新开天辟地。

天庭找到最后一块补天石，而后开启了计划。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拜师，学艺，反天.....大圣按计划获得了禹神的兵器，并逐渐汇集起初始的洪荒气息。

可当计划进行到最关键一步的时候，天庭失败了。

大圣不愿成为那个一。

哪怕大圣不喜欢天庭，但大圣依然不愿进入八卦炉，融合洪荒时代的一切。

大圣主动打碎了八卦炉。」

「我只能打碎琉璃盏，强行继续计划。再之后，我被贬下凡间，天上发生了什么，我就真的知道了。」

「我承认自己对不起你，即便现在我依然站在六耳那边，但我希望你在最后作出决定之前，能够听一听我的想法。」

天庭绝非自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座天下。

天庭并不只在这一纪文明存在，很多东西是鸿蒙初开时就已经注定了。

灾劫伴随文明而生，每一次都会直接灭世，天庭不是统治者，而是聚集一切力量阻止灾难的人。千万年的推演，千万年的准备，天庭所为，不是少数强者的苟且，而是要带着万界生灵，冲出一条求生之路。

只要大圣能演化混沌，你就是新时代的天道！」

沙僧抓紧我的衣袖，声音嘶哑，又带着难以压抑的渴望。

「牺牲一代生灵，开启百代安康。」

大圣我求求你，最后决定之前，三思啊。」

「还是我来说吧。」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走到在灵山脚下，迦叶尊者在门口迎接。

「当年凌霄殿上，世尊与大圣进行了一场论道。剥离大圣的一切认知，只留本心，投放在五指山内，让最原始的本能做出选择。」

如果大圣能翻出五指山，则天庭胜，大圣吞噬众生演化混沌；如果大圣找不到五指山的边界，天庭就放弃计划，寻找新的可能。」

迦叶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

「大圣飞出了五指山的边界，最后又走了回来。」

还在世尊的手上，尿了一泡。」

「事情的最后，世尊、天庭和大圣达成一致，封印大圣体内的洪荒本源，封印所有知情者的记忆，将大圣镇压在五指山下，寻找新的可能。」

「打碎五指山的条件不是揭下世尊法旨，而是遇到一个可以让大圣相信的人。可以被大圣相信，就意味着被大道本身的认可，五百年间，陈祎你是唯一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

「不是作为神佛的金蝉子，而是作为普通百姓的陈祎，那个仅仅是普通百姓，却愿意为了大唐西行十万里的普通和尚。」

「你就是那个新的可能。」

「大圣头上的紧箍是一个封印，封印着大圣踏碎凌霄时的记忆，还有那股足以演化混沌的力量。」

金蝉子你一路上的无敌，来自混沌对你本身的认可。」

「原本能接下这股力量的只有大圣一人，现在加上你，有两个人了。」

迦叶尊者又转向我。

「封印即将失效，要不要接下这股力量，接下后又如何选择，就是大圣你自己的事了。」

「师父？」

师父对迦叶尊者微笑，「那就我来吧。」

迦叶尊者神情严肃。

「你若接下，就再不能保留过去的一切。」

师父双掌合十。

「修佛本不为己。」

光芒闪耀，大道相合，师父于九天之上俯瞰，瞬息而下，轻轻道：「原来如此。」

这一刻的师父不是金蝉子，不是陈祗也不是玄奘，如神灵在
天俯瞰，众生皆蝼蚁。

无仇无怨无求无念无规无矩无悲无喜无苦无忧。

无敌。

这一刻的师父，纯粹如神。

诸天敬畏，万道朝拜，亿万年后，天地再现足以演化混沌的至
高生灵。

万界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人间任何一处，都能看到一双俯瞰大地的金色眼眸。

灵山寂静，落针可闻，天地万载，再一次到了作出选择的时
刻。

八戒紧张地看着师父。

接下千万年洪荒神性的师父，真的还是师父吗？

片刻的恍惚过后，师父眼眸中再度浮现出人的色彩。

「无情无念.....那还是人吗？」

师父没有说话，可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他的声音。

「生灵之路，只在脚下。」

走向终点，不是拒绝开始的理由。不能因为成果的不完美，就否定过程中所有的努力。

正因为我们自身的不完美，才构成了对完美最大的追求，还有最深的动力。」

「是我们组成了天下，而非天下成就了我们。」

「这场西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卷帘想证明仙凡有别，天蓬想证明神人无差。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需要答案，或者说存在本身就是答案。

既然众生还在，那就让众生继续存在下去，我相信生灵自身的韧性，也相信生灵有资格解决自己的问题，有资格，作出自己的选择。

天庭也好，灵山也罢，都不必替众生去选择道路，既然来此人间，那就让众生走自己的路。

成为，自己的主人。」

师父看向地府，与地藏王菩萨遥遥对望。

「你驻地狱，我守人间。」

师父接下了这条大道，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把世界送给世界，让众生回归众生。

金蝉子双手合十，身形逐渐虚幻。

四大部洲的大地上，刹那间开出千万朵金色莲花。

「且看我送众生一场机缘。」

师父选择了散道，以自身磨灭为代价，为众生接起一道获取神性的通天桥梁。

漫天飞花如雨落，师父的大道碎片，悄无声息的进入轮回。

从今以后，天地再无金蝉子。

从今以后，每个生灵都有成神的可能。

散道的最后，师父微笑。

「既然还有些时间，那就让为师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师父伸手，弹指间编织命运。

「悟空，且去一千年后，做个无拘无束最自由，为师送你一场木石前盟。」

师父想了想。

「再加一场金玉良缘好了。」

「这次，记得要好好选。」

「悟能，你的身外身也该归位了，既然已经证明了自己，又何必死守这一副皮囊。」

北斗九辰竞相闪耀，五百年间，天蓬一分为二，又复归于一。

八戒回复在天上的面容，英俊不输师尊，恢复神位的天蓬坐镇北斗，遥望长安，与翼国公遥遥对了一眼。

天蓬想了想，又主动一分为二。

何必归位？

且让每个我，都做我。

悟能微笑向西，作双指轻叩门扉状。

「长留西天，灵山欢迎否？」

「悟净，这是我最后的金身了。」

师徒一场，就送给你好了。

为师只希望你，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不要对世界失望。」

佛祖低眉，望向这个精才绝艳而又最为离经叛道的弟子，最后问了一句。

「可有遗憾？」

师父微笑。

「不必轮回。」

长安，大雁塔。

悠悠白云划过，贝叶遍地，满架经书皆无字。

归去来兮？

僧人笑着提笔。

法相唯识，一念玄通。

完

□ 路上不吃牛肉面